

中国开展“全健康”理论与实践研究势在必行

我们习惯于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美妙,也不得不面对全球化的“负”效应,特别是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繁发生,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动植物种群生存,引发全球性重大公共危机。从“非典”到“新冠”,我们必须警醒、反思并行动。

“万物各得其和以生,各得其养以成。”先贤的“天人合一”,诠释的就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相生。当人们对其他生命缺乏敬畏,破坏性、盲目性、掠夺性地向自然索取时,惩罚便接踵而至。新发传染病不断涌现,并与再发传染病交替并存的格局,或就是这种“惩罚”的象征。

新冠肺炎疫情短短两个多月便发展为全球大流行。同时,多耐药微生物频繁出现,食品因添加有毒有害物质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,也不断威胁着人类健康。生活方式改变、城镇化加速、环境污染、全球气温变暖等对人类健康的长远影响更加难以评估。

进入21世纪,“One Health”理念不断形成,迄今中文尚无统一翻译。反复讨论,笔者建议将“One Health”译成“全健康”。“全”字纳“人”“土”“和”“王”三要素,可以概括健康离不开管理的统驭之势——人类健康、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三者统合为一个健康整体,涉及人类和动物健康、环境卫生、食品安全和农业生产等方面,也理应包括“全球健康”(Global Health),正所谓“一个世界,一体健康”。

2007年4月,美国兽医协会建立“全健康”行动小组,随后演变为“全健康”委员会。2010年始,“全健康”从理念走向行动,在全球广泛传播。同年,联合国粮农组织(FAO)、世界动物卫生组织(OIE)和世界卫生组织(WHO)达成合作协议,倡导在



陈国强,湖南攸县人,医学病理生理学家,中国科学院院士。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、癌基因和相关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。主要研究方向为肿瘤病理生理学和肿瘤学基础

人类-动物-环境界面上共担责任、协调全球活动,“全健康”影响力达到顶峰。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等国都建立了“全健康”教育科研相关机构。2014年11月,中国首届One Health研究国际论坛在广州召开,但“全健康”理论与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。

“全健康”理念与实践涉及人类、动物、食品、环境等方面,是跨学科、跨地域协作和交流的新策略,致力于共同促进人和动物健康,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。任何单独学科或单独机构、组织甚至国家,都无法解决以减轻复杂公共卫生问题为宗旨的“全健康”科学问题。中国能够、也必须大力发展“全健康”科学研究。笔者建议,整合完善与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,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层面切实贯彻“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”的思想,并从如下几方面落细落实,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。

一是从人才培养入手,建立由国内、国际领先的专家教授引领的“全健康”教育平台,在医学

教育体系中全面融入“全健康”理念。首先,前瞻性布局专业人才培养计划,加快“全健康”高级专门人才培养,避免再次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管理上的捉襟见肘;其次,在本科医学教育教学体系中丰富“新医科”建设内涵,加入“全健康”课程,提升医学生应对重大复杂问题处理能力;此外,还应促进“全健康”理念传播,提升公众生态文明和健康生活素养。

二是推动“全健康”研究行动,通过深度国际合作、优质资源整合,创建立足本国、辐射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及世界各国的“全健康”研究院,成为国家级科学研究大设施,着眼全球大健康问题(如人兽共患传染病、食品安全、抗生素耐药、环境污染、气候变化对健康影响等),开展跨学科、跨地域、跨部门的科学研究,为构建全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、中国方案、中国力量。

三是强化全球协同创新与交流,建立跨学科、跨国界的国际交流中心,吸引WHO、FAO、OIE等国际组织参与推动“全健康”教育平台和研究院建设,以科学问题为导向,与国际上现有的“全健康”主题研究机构深度合作,使“全健康”理念成为全球合作行动,为全球应对新发、再发公共卫生事件储备人才与技术。

四是建立“全健康”产业园,推动与国际相关的健康产业对接,依托国际交流协作平台优势,加强与国内“全健康”领域的企业合作,引导“全健康”产业国际化,为全面推进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储备技术资源。

陈国强

(上海交通大学,上海 200240)